

● 窦娥冤
● 汉宫秋
● 西厢记
● 墙头马上
● 倩女离魂



● 琵琶记
● 牡丹亭
● 长生殿
● 桃花扇
● 救风尘

中国古代十大名剧



中国古代十大名剧

章自福 整理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张良君 胡世蓉

技术设计:张良君

策 划:林小宁

封面设计:李偶林

中国古代十大名剧

章自福 整理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湖南省长沙市宏宇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6.25 印张 520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

ISBN7-221-03613-6/I·665 定价:16.80 元

前 言

中国文学发展到元明清三代,出现了戏剧小说两个并峙的高峰。本书即其戏剧方面的集大成者,收入了各个时期优秀剧作家的十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

我国戏剧发展源远流长。春秋、战国时代即有俳优娱人,西汉时期角抵及“优孟衣冠”,即为戏剧的滥觞,从唐宋时代的讲唱文学、话本、参军戏,到金人院本和诸宫调,孕育了戏剧的雏型。在吸收了各种抒情表演艺术形式的基础上,到元代创造了成熟的戏剧样式——杂剧。有元一代,是我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,出现了一大批群星闪烁式的作家和作品。

关汉卿是元代剧坛首屈一指的作家,也是我国戏剧的奠基人。他是一位专业剧作家,亲身参与舞台实践,“至躬践排场,面傅粉墨,以为我家生活,偶倡优而不辞。”(臧懋循《元曲选·序》)他的作品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,生动地塑造了许多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,如《窦娥冤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蝴蝶梦》等,《窦娥冤》一剧尤为突出。在恶势力的迫害下,窦娥的反抗精神升华到新的高度,她不但指斥贪官污吏,而且敢于直斥在封建社会具有无上权威的天地:“【滚绣球】为善的,受贫穷更命短;造恶的,享富贵又寿延。天地也,做得个怕硬欺软,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。地也,你不分好歹何为地?天也,你错勘贤愚枉做天!”这是关汉卿有名的悲剧,而他的《救风尘》一剧,却有喜剧意味,以风月手段解救风月中人,令人忍俊不住。

与关汉卿齐名的是王实甫,一位绝世的才子,他的名作《西厢记》,几百年来长盛不衰,家喻户晓。它体制宏大,相当于五本杂剧,无愧为大手笔。写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,已人所熟知。值得注意的是,莺莺对纯真爱情生活的憧憬,甚而达到对功名利禄加以否定的程度。送张生赴京赶考时,她说:“但得一个并头莲,强煞如状元及第。”要张生“此一行得官不得官,疾早便回来。”纯然是一个封建叛逆者形象,从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。全剧曲辞优美,其《长亭送别》一折传诵尤广。”【正宫·端正好】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,晚来谁染霜林醉,总是离人泪。”成为描写秋景的千古名句。

元曲四大家中,除关汉卿外,尚有马致远、白朴、郑光祖。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是一部描写王昭君出塞的历史剧。其本事源于《汉书》中

的《元帝纪》、《匈奴传》，而马致远对此作了较大的艺术加工，突出了王昭君对汉朝的忠贞，不事番王的民族气节，鞭挞了毛延寿之流贪污受贿、卖国求荣的丑行。该剧末折写汉元帝思念昭君和失去昭君之悲苦，以《梅花酒》几曲传出衷肠，语气渐紧，繁音促节，令人回肠荡气，低回不止。

王实甫之后，同以描写爱情题材而负有盛名的是白朴。他的《墙头马上》和《梧桐雨》皆为名作，本书选入其《墙头马上》一剧。其本事源于白居易诗《井底引银瓶》，但白朴却反其意而用之，肯定了李千金小姐大胆追求爱情的思想和行为。李千金爱上了工部尚书之子裴少俊，勇敢地同他私奔；被发觉后敢于同公公抗争；公子企图妥协时，她予以严正谴责。她的敢作敢为，终于如愿以偿。

元代后期，南宋灭亡之后，北方剧作家很多移居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南方戏剧因之骤然大盛，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，其中以郑光祖最为著名。《倩女离魂》为其代表作，写张倩女思念书生王文举而死，其魂乃追随书生而往，情节变幻起伏，扑朔迷离，颇富浪漫主义情调。明人汤显祖创作《牡丹亭》直接受其影响。因该剧涉及鬼魂，而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不怕鬼的精神，故此剧几十年间遂遭冷落。其实，这个美丽多情的女鬼，不使人害怕而令人可爱。本书特为选出，读者自可一赏其庐山真面目。

上述元代戏剧作品，其形式均为杂剧。一本四折，另加楔子；以曲词为主；使用北曲，用韵系统亦为北方音韵，即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。元末以后，戏剧形式再有发展。丰富的人物、复杂的情节，非杂剧所能容纳，遂出现“大本戏”，一本戏有几十出之多。因其起源于南方永嘉（今浙江温州）一带，故称南戏，亦称南曲，用韵遵循《洪武正韵》系统。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称之为传奇，遂成定名。传奇是与杂剧相对的戏剧品种，是明清戏剧的主要形式。

早期南戏多已不存，仅有五种传世。其中四部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杀狗记》被称作“四大传奇”。而真正能代表元末明初戏剧成就的是高明的《琵琶记》。该剧塑造了赵王娘这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形象，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她在丈夫离家后，尽心奉伺公婆，米粮留给公婆吃，自己背地里吃糠；公婆死后，她剪下头毛卖钱，以安葬公婆。试看其《糟糠自爨》：“【孝顺歌】呕得我肝肠痛，泪珠垂，喉咙尚兀自牢嗔住。（糠！）遭砮被舂杵，筛你簸扬你，吃尽控持。恰似奴家身狼狈，千辛万苦皆经历。苦人吃着苦滋味，两苦相逢，可知道欲吞不去。”以糠米互依而分贵贱，而联想自己与丈夫的不同处境，恰如

其分。明人王世贞说,此剧“所以冠绝诸剧者,不唯其琢句之工,使事之美而已。其体贴人情处,委曲必尽,描写物态,仿佛如生,问答之际,了不见扭造,所以佳耳。”(《艺苑卮言》)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。当然,剧中宣扬的“全忠全孝”的封建伦理道德,则是不足取的。此剧结构亦别开生面,故事情节分别在京城和陈留两地同时展开,交错发生。一边是蔡伯喈在京享受富贵,洞房花烛,荷池消夏,中秋赏月;另一边是赵王娘在陈留挑起家庭重负,糟糠自虐,剪发买葬。这种“双线”式的结构,对比效果强烈,给后代戏剧以深远的影响。

明代是我国戏剧史上的繁荣时期,名家辈出,流派纷呈,吴江派与临川派两阵对垒,名噪一时。其中最杰出者当推汤显祖。他写有八部传奇,其中四部皆与梦有关,被称作《临川四梦》,亦称《玉茗堂四梦》。“四梦”中的《还魂记》即《牡丹亭》,则为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,堪称我国古典戏曲的楷模。汤氏本人亦颇为自赏,云“一生四梦,得意处惟在《牡丹》”《牡丹亭》的反封建主题集中体现在描写封建道德之“理”与要求个性自由的“情”之间的尖锐冲突。生活在陈腐压抑氛围中的少女杜丽娘,偶游后花园望见一片春光:“【皂罗袍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恁般景致,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。〔合〕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;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!”春光的感召,不由得感叹“如花美眷”、“似水流年”,青春虚度,激发起对生命价值(春天)的珍惜,对爱情的向往,乃至“【江水儿】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”杜丽娘因相思而死,意味着旧杜丽娘已死;由死而生,生出的是觉醒的新杜丽娘。这种凄丽奇幻的格局,构成了作品的主线。汤显祖说: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”(《牡丹亭》题辞)这情,不是单纯的爱情,而是强烈的个性自由的呼声:“姹紫嫣红”也非单纯的春景,而是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盼,一种近乎近代社会的时代呼声。(参李译厚《美的历程》说)明代戏剧不少以反封建题材成名,但论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,《牡丹亭》是居于顶峰地位的。日本的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说:“显祖之诞生,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,后莎氏一年而卒。东西曲坛伟人,同出其时,亦一奇也。”(《中国近代戏曲史》),据近人考证,两人实为同年逝世,即公元1616年)他把汤氏同莎翁相提并论,我们认为确实毫无愧色。

清代戏剧仍有发展,成就集中体现在清初。苏州派作家活跃一

时，而成就最高的是所谓“南共北孔”，即洪昇的《长生殿》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合为清初剧坛的双壁。

洪昇的《长生殿》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。一方面讴歌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，另一方面揭示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。以乐工雷海青之口，大骂附逆求荣的士大夫；借老农夫唱出“一年靠这几茎苗，收来半要偿官赋，可怜能得几粒到肚！”（《进果》）显出民不聊生的景况。全剧把李杨爱情写得情意缠绵，天上人间，虚无缥缈。“一代红颜为君绝，千秋遗恨罗巾血”，隐约地谴责了唐明皇的昏聩荒淫，而对杨妃则寄以无限的同情和惋惜，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。

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写社会政治兴亡，《长生殿》是如此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更是如此。如果说《长生殿》尚偏重于爱情主题，那么《桃花扇》将二者结合得更紧密，浑然一体。它是通过秦淮歌妓李香君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的爱情故事，反映南明政治的腐败，终于招致亡国之祸。这是一部长歌当哭之作，写得极为沉痛。据说此剧上演时，颇令明代遗民感叹唏嘘之已。末折写“不信这舆图换稿”，则透露出作者的民族意识。

清代乾隆之后，随着传奇所使用的昆曲的衰落，传奇剧本也就接近尾声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地方戏。从上面勾勒的戏剧发展史的粗浅轮廓看，我们认为：中国戏剧经历了漫长的萌芽孕育阶段，在吸收了各种艺术形式的营养之后，终于在元代脱颖而出；一经出世便势不可挡，涌现了众多的优秀的剧作家，如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汤显祖这些具有世界声誉的戏剧大师。这是最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，值得我们好好继承、借鉴和发扬。

本书的版本，原则上采用旧本和足本。元代戏剧部分，采用明人大局藏懋循所编《元曲选》，系民国时期世界书局本。《元曲选》收元人杂剧九十四种，现存元代杂剧绝大部分靠此书流传证来，因之影响最大。明清戏剧部分，采用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影印本以及其他通行本。马致远《汉宫秋》楔子，呼韩单于上场说白中，他本插入“若论俺家世”一语，《元曲选》本却无，当系后人所添；《西厢记》第二本楔子，张生致白马将军杜确收，在“忽值采薪之忧”下，解放后出版的某单行本上，脱去“不及经造”一语，此次为之补正。诸如此类，本书校勘上只校异同，不订是非，择善而从，不另出校勘记。本书点校容或有误，尚请识者指正。

章自福

一九九五年元旦，于学思斋

目 录

前 言	(1)
《窦娥冤》	关汉卿 (1)
《救风尘》	关汉卿 (13)
《西厢记》	王实甫 (21)
《汉宫秋》	马致远 (65)
《墙头马上》	白 朴 (73)
《倩女离魂》	郑光祖 (83)
《琵琶记》	高 明 (93)
《牡丹亭》	汤显祖 (158)
《长生殿》	洪 昇 (233)
《桃花扇》	孔尚任 (311)

窦 娥 冤

关汉卿（约1210—1300）号己斋叟，元大都（今北京市）人，曾为太医院尹。中国戏剧奠基人，世界文化名人，元曲四大家之首。其为人，自称是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”，有铮铮铁骨。亲身参与戏剧舞台实践活动。时人评价他“生而倜傥，博能文、滑稽多智，蕴藉风流，为一时之冠。”（《析津志》）他共写过六十多种杂剧，现仍存十余种，重要的有：《窦娥冤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鲁斋郎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调风月》等。

楔 子

〔卜儿蔡婆上，诗云〕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不须长富贵，安乐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，楚州人氏，嫡亲三口儿家属。不幸夫主亡逝已过，止有一个孩儿，年长八岁，俺娘儿两个，过其日月，家中颇有些钱财。这里一个窦秀才，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，如今本利该还四十两。我数次索取，那窦秀才只说贫难，没得还我。他有一个女儿，今年七岁，生得可喜，长得可爱，我有心看上他，与我家做个媳妇，就准了这四两银子，岂不两得其便。他说今日好日辰，亲送女儿到我家来，老身且不索钱去，专在家中等候，这早晚窦秀才敢待来也。〔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，诗云〕读尽缥緲万卷书，可怜贫杀马相如，汉庭一日承恩召，不说当垆说子虚。小生姓窦名天章，祖贯长安京兆人也。幼习儒业，饱有文章；争奈时运不通，功名未遂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，撇下这个女孩儿，小字端云，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，如今孩儿七岁了也。小生一贫如洗，流落在这楚州居住。此间一个蔡婆婆，他家广有钱物，小生因无盘缠，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到今本利该还他四十两。他数次问小生索取，教我托甚么还他，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，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。况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正待上朝取应，又苦盘缠缺少。小生出于无奈，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。〔做叹科，云〕嗨！这个那里是做媳妇？分明是卖与他一般。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，分外但得些少东西，勾小生应举之费，便也过望了。说话之间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婆婆在家么？〔卜儿上，云〕秀才请家里坐，老身等候多时也。〔做相见科，窦天章云〕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与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看觑则个。〔卜儿云〕这等，你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兀的是借钱的文书，还了你，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休嫌轻少。〔窦天章做谢科，云〕多谢了婆婆，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，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异日必当重报。婆婆，女孩儿早晚早痴，看小生薄面，看觑女孩儿咱。〔卜儿云〕亲家，还不消你嘱咐，令爱到我家，就做亲女儿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〔窦天章云〕婆婆，端云孩儿该打呵，看小生面则骂几句，当骂呵，则处分几句。孩儿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亲爷，将就的你；你如今在这里，早晚若顽劣呵，你只讨那打骂吃。儿，你也是出于无奈。〔做悲科〕〔唱〕

【仙吕·赏花时】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，因此上割舍得辛儿

在两处分。从今日远践洛阳尘，又不知归期定准，则落的无语暗消魂。
〔下〕

〔卜儿云〕赛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，他一径上朝应举去了。〔正旦做悲科，云〕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！〔卜儿云〕媳妇儿，你在我家，我是亲婆，你是亲媳妇，只当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。〔同下〕

第一折

〔净扮赛卢医上，诗云〕行医有斟酌，下药依本草；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自家姓卢，人道我一手好医，都叫做赛卢医。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。在城有个蔡婆婆，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他二十两，数次来讨这银子，我又无的还他。若不来便罢，若来呵，我自有个主意。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，看有甚么人来？〔卜儿上，云〕老身蔡婆婆。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，尽也静办。自十三年前赛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，改了他小名，唤做赛娥。自成亲之后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这孩儿害弱症死了。媳妇儿守寡，又早三个年头，服孝将除了也。我和媳妇儿说知，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。〔做行科，云〕蓦过隅头，转过原角，早来到他家门前。赛卢医在家么？〔卢医云〕婆婆，家里来。〔卜儿云〕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，你还了我罢。〔卢医云〕婆婆，我家里无银子，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。〔卜儿云〕我跟你去。〔做行科〕〔卢医云〕来到此处，东也无人，西也无人，这里不下手，等甚么？我随身带的有绳子。兀那婆婆，谁唤你哩？〔卜儿云〕在哪里？〔做勒卜儿科。李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，赛卢医慌走下。李老救卜儿科。张驴儿云〕爹，是个婆婆，争些勒杀了。〔李老云〕兀那婆婆，你是哪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？〔卜儿云〕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，止有个寡媳妇儿，相守过日。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，今日与他取讨，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要勒死我，赖这银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哪得老身性命来。〔张驴儿云〕爹，你听的他说明么？他家还有个媳妇哩。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谢我，不若你要这婆子，我要他媳妇儿，何等两便？你和他说明去。〔李老云〕兀那婆婆，你无丈夫，我无浑家，你肯与我做个老婆，意下如何？〔卜儿云〕是何言语！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。〔张驴儿云〕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？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仍旧勒死了你罢。〔做拿绳科〕〔卜儿云〕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寻思咱。〔张驴儿云〕你寻思些甚么？你随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妇儿。〔卜儿背云〕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杀我。罢罢罢，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。〔同下〕〔正旦上，云〕妾身姓赛，小字端云，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岁时亡了母亲，七岁时离了父亲，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，改名赛娥。至十七岁与夫成亲，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岁也。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，他少俺婆婆银子，本利该二十两，数次索取不还，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。赛娥也，你这命好苦也呵！〔唱〕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满腹闲愁，数年禁受，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

【混江龙】则问那黄昏白昼，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？大都来昨宵梦里，和着这今日心头。地久天长难过遣，旧愁新恨几时休？则这业眼苦，双眉皱，越觉的情怀冗冗，心绪悠悠。

〔云〕似这等忧愁，不知几时是了也呵！〔唱〕

【油葫芦】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，谁似我无尽头。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。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，到七岁与父分离久，嫁的个同

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筹，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个有谁问，有谁做？

【天下乐】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，今也波生招祸尤，劝今人早将来世修。我将这婆侍养，我将这服孝守，我言词须应口。

〔云〕婆婆索钱去了，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？〔卜儿同老张驴儿上〕〔卜儿云〕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，等我先进去。〔张驴儿云〕奶奶，你先进去，就说女婿在门首哩。〔卜儿见正旦科〕〔正旦云〕奶奶回来了，你吃饭么？〔卜儿做哭科，云〕孩儿也，你教我怎生说波！〔正旦唱〕

【一半儿】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？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？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，他那里要说缘由。〔卜儿云〕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生说波！〔正旦唱〕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。

〔云〕婆婆，你为甚么烦恼啼哭那？〔卜儿云〕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，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行起凶来，要勒死我。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这等烦恼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这个怕不中么？你再寻思咱，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钱债，被人催逼不过；况你年纪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〔卜儿云〕孩儿也，你说的岂不是？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，我也曾说道：待到我家，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有个媳妇儿，道我婆媳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，正是天缘天对。若不随顺他，依旧要勒死我。那时节我就慌张了，莫说自己许了他，连你也许了他。儿也，这也是出于无奈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你听我说波。〔唱〕

【后庭花】遇时辰我替你忧，拜家堂我替你愁；梳着个霜雪般白鬓髻，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？怪不的女大不中留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！旧恩爱一笔勾，新夫妻两意投，枉教人笑破口。

〔卜儿云〕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【青哥儿】你虽然是得他营救，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，划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。想当初你夫主遗留，替你图谋，置下田畴，早晚羹粥，寒暑衣裳，满望你螺寡孤独，无捱无靠，母子每到白头。公公也，则落得干生受。

〔卜儿云〕孩儿也，他如今只待过门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〔正旦唱〕

【寄生草】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细细愁；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，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，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，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。

〔卜儿云〕孩儿也，再不要说我了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，事已至此，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并然不要女婿。〔卜儿云〕那个是要女婿的？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捱过门来，教我如何是好？〔张驴儿云〕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。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容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。〔同老上拜科〕〔正旦做不理科，云〕兀那厮，幕后！〔唱〕

【赚煞】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，婆婆也，怕没的贞心儿自守，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，领着个半死囚。〔张驴儿做噙脸科，云〕你看我爷儿

两个这等身段，尽也选得女婿过。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，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。〔正旦不理科，唱〕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。婆婆也，你岂不知羞！俺公公撞府冲州，聚聚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。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张驴儿情受？

〔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〕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。〔下〕

〔卜儿云〕你老人家不要恼燥，难道你有活命之恩，我岂不思量报你？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，待他有个回心转意，再作区处。〔张驴儿云〕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，刚刚扯的一把，也不消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，我肯干罢！就当面赌个誓与你，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。〔词云〕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，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；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，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〔同下〕

第二折

〔赛卢医上，诗云〕小子太医出身，也不知道医死多人，何尝怕人告发，关了一日店门？在城有个蔡家婆子，刚少他二十两花银，屙屙亲来索取，争些捻断背筋。也是我一时智短，将他赚到荒村，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，一声嚷道：“浪荡乾坤，怎敢行凶撒泼，擅自勒死平民！”吓得我丢了绳索，放开脚步飞奔。虽然一夜无事，终究失精落魄，方知人命关天关地，如何看做壁上灰尘。从今改过行业，要得灭罪修因，将以前医死的性命，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。小子赛卢医的便是。只若要赖蔡婆婆二十两银子，赚他到荒僻去处，正得勒死他，谁想遇见两个汉子，救了他去。若是再来讨债时节，教我怎生见他？常言道的好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”喜得我是孤身，又无家小连累，不若收拾了细软行李，打个包儿，悄悄的躲到别处，另做营生，岂不干净？〔张驴儿上，云〕自家张驴儿，可奈那赛娥百般的不肯随顺我；如今那老婆子害病，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，药死那老婆子，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。〔做行科，云〕且住，城里人耳目广，口舌多，倘见我讨毒药，可不嚷出事来？我前日看见南门外有个药铺，此处冷静，正好讨药。〔做到科，叫云〕太医哥哥，我来讨药的。〔赛卢医云〕你讨甚么药？〔张驴儿云〕我讨服毒药。〔赛卢医云〕谁敢合毒药与你？这厮好大胆也。〔张驴儿云〕你真个不肯与我药么？〔赛卢医云〕我不与你，你就怎地我？〔张驴儿做拖卢云〕好呀，前日谋死蔡婆婆的，不是你来说我不认的你哩？我拖你见官去。〔赛卢医做慌科，云〕大哥，你放我，有药有药。〔做与药科，张驴儿云〕既然有了药，且饶你罢。正是：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〔下〕〔赛卢医云〕可不悔气！刚刚讨药的这人，就是救那婆子的。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，以后事发，越越要连累我，趁早儿关上药铺，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。〔下〕〔卜儿上，做病伏几科〕〔李老同张驴儿上，云〕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，本望做个接脚，却被他媳妇坚执不从。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爷儿两个在家同住，只说好事不在忙，等慢慢里劝转他媳妇，谁想他婆婆又害起病来。孩儿，你可曾算我两个的八字，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？〔张驴儿云〕要看什么天喜到命！只赌本事，做得去自去做。〔李老云〕孩儿也，蔡婆婆害病好几日了，我与你去问病波。〔做见卜儿问科，云〕婆婆，你今日病体如何？〔卜儿云〕我身子十分不快哩。〔李老云〕你可想些甚么吃？〔卜儿云〕我思量些羊肚儿汤吃。〔李老云〕孩儿，你对赛娥说，做些羊肚儿汤与婆婆啖。〔张驴儿向古门云〕赛娥，婆婆想羊肚儿汤吃，快安排将来。〔正旦持汤上，云〕妾身赛娥是也，有俺婆婆不快，想羊肚汤吃，我亲自安排了与婆婆吃去。婆婆也，我这寡妇人，凡事也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？非亲非眷的，一家儿同住，岂不惹外人谈议？婆婆也，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，连我也累做不清不白的。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呵。〔唱〕

【南吕·一枝花】他则待一生鸳帐眠，那里肯半夜空房睡；他本是张郎妇，又做了李郎妻。有一等妇女每相随，并不说家克计，则打听些闲是非；说一会不明白打凤的机关，使了些调虚器捞龙的见识。

【梁州第七】这一个似卓氏般当钹漆器，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；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，道着难晓，做出才知。旧恩忘却，新爱偏宜；坟头上土脉犹湿，架几上又换新衣。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？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？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？可悲可耻，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，多淫奔，少志气；亏杀前人在那里，更休说本性难移。

〔云〕婆婆，羊肚儿汤做成了，你吃些儿波。〔张驴儿云〕等我拿去。〔做接尝科，云〕这里面少些盐醋，你去取来。〔正旦下〕〔张驴儿放药科〕〔正旦上，云〕这不是盐醋？〔张驴儿云〕你倾下些。〔正旦唱〕

【隔尾】你说道少盐欠醋无滋味，加料添椒才脆美。但愿娘亲早痊愈，饮羹汤一杯，胜甘露灌体，得一个身子平安倒大来喜。

〔李老云〕孩儿，羊肚汤有了不曾？〔张驴儿云〕汤有了，你拿过去。〔李老将汤云〕婆婆，你吃些汤儿。〔卜儿云〕有累你。〔做呕科，云〕我如今打呕，不要这汤吃了，你老人家吃罢。〔李老云〕这汤特做来与你吃的，便不要吃，也吃一口儿。〔卜儿云〕我不吃了，你老人家请吃。〔李老吃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【贺新郎】一个道你请吃，一个道婆先吃，这言语听也难听，我可是气也不气！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？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，也曾有百纵千随？婆婆也，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，白发故人稀，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。则待要百年同墓穴，那里肯千里送寒衣。

〔李老云〕我吃下这汤去，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？〔做倒科〕〔卜儿慌科，云〕你老人家放精神着，你扎挣着些儿。〔做哭科，云〕兀的不是死了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【斗虾蟆】空悲戚，没理会，人生死是轮回。感着这般病疾，值着这般时势；可是风寒暑湿，或是饥饱劳役；各人证候自知，人命关天关地；别人怎生替得，寿数非干今世。相守三朝五夕，说甚一家一计。又无羊酒段匹，又无花红财礼；把手为活过日，撒手如同休弃。不是窦娥忤逆，生怕旁人议论。不如听咱劝你，认个自家悔气，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，几件布帛收拾，出了咱家门里，送入他家坟地。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，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恹惶泪。休得要心如醉，意似痴，便这等嗟嗟怨怨，哭哭啼啼。

〔张驴儿云〕好也罗！你把我老子药死了，更待干罢！〔卜儿云〕孩儿，这事怎了也？〔正旦云〕我有什么药在那里？都是他要盐醋时，自家倾在汤儿里的。〔唱〕

【隔尾】这厮搬调咱老母收留你，自药死亲爷待要唬吓谁？〔张驴儿云〕我家的老子，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，人也不信。〔做叫科，云〕四邻八舍听着，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。〔卜儿云〕罢么，你不要大惊小怪的，吓杀我也。〔张驴儿云〕你可怕么？〔卜儿云〕可知怕哩。〔张驴儿云〕你要饶么？〔卜儿云〕可知要饶哩。〔张驴儿云〕你教窦娥随顺了我，叫我三声嫡嫡亲的丈夫，我便饶了他。〔卜儿云〕孩儿也，你随顺了他罢。〔正旦云〕

婆婆，你怎么说这般言语？〔唱〕我一马难将两鞍鞴。想男儿在日，曾两年匹配，却教我改嫁别人，其实做不得。

〔张驴儿云〕寡娥，你药杀了俺老子，你要官休？要私休？〔正旦云〕怎生是官休？怎生是私休？〔张驴儿云〕你要官休呵，拖你到官司，把你三推六问，你这等瘦弱身子，当不过拷打，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！你要私休呵，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，倒也便宜了你。〔正旦云〕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，情愿和你见官去来。〔张驴儿拖正旦、卜儿下〕〔净扮孤引祗候上，诗云〕我做官人胜别人，告状来的要金银；若是上司当刷卷，在家推病不出门。下官楚州太守桃机是也。今早升厅坐衙，左右，喝捧厢。〔祗候吆喝科〕〔张驴儿拖正旦、卜儿上，云〕告状，告状。〔祗候云〕拿过来。〔做跪见，孤亦跪科，云〕请起。〔祗候云〕相公，他是告状的，怎生跪着他？〔孤云〕你不知道，但来告状的，就是我衣食父母。〔祗候吆喝科，孤云〕那个是原告？那个是被告？从实说来。〔张驴儿云〕小人是原告张驴儿，告这媳妇儿，唤做寡娥，合毒药下在羊肚汤儿里，药死了俺的老子。这个唤做蔡婆婆，就是俺的后母。望大人与小人做主咱。〔孤云〕是那个下的毒药？〔正旦云〕不干小妇人事。〔卜儿云〕也不干老妇人事。〔张驴儿云〕也不干我事。〔孤云〕都不是，敢是我下的毒药来？〔正旦云〕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，他自姓张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，被他赚到郊外勒死，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，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，养膳终身，报他的恩德。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，冒认婆婆做了接脚，要逼勒小妇人做他媳妇。小妇人元是有丈夫的，服孝未满，坚执不从。适值我婆婆患病，着小妇人安排羊肚汤儿吃。不知张驴儿那里讨得毒药在身，接过汤来，只说少些盐醋，支转小妇人，暗地倾下毒药。也是天幸，我婆婆忽然呕吐，不要汤吃，让与他老子吃，才吃的几口，便死了。与小妇人并无干涉，只望大人高抬明镜，替小妇人做主咱。〔唱〕

【牧羊关】大人你明如镜，清似水，照妾身肝胆虚实。那羹本五味俱全，除了此百事不知。他推道尝滋味，吃下去便昏迷。不是妾讼庭上胡支对，大人也，却教我平白地说甚的？

〔张驴儿云〕大人详情，他自姓蔡，我自姓张，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，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？这媳妇年纪儿虽小，极是个犟骨顽皮，不怕打的。〔孤云〕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与我选大棍子打着。〔祗候打正旦，三次喷水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【骂玉郎】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住的。婆婆也，须是你自做下，怨他谁？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，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。

【感恩恩】呀！是谁人唱叫扬疾，不由我不魄散魂飞。恰消停，才苏醒，又昏迷。捱千般打拷，万种凌逼，一杖下，一道血，一层皮。

【采茶歌】打的我肉都飞，血淋漓，腹中冤枉有谁知！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？天那！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！

〔孤云〕你招也不招？〔正旦云〕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。〔孤云〕既然不是你，与我打那婆子。〔正旦忙云〕住住住，休打我婆婆，情愿我招了罢。是我药死公公来。〔孤云〕既然招了，着他画了伏状，将枷来枷上；下在死囚牢里去。到来日判个斩字，押付市曹典刑。〔卜儿哭科，云〕寡娥孩儿，这都是我送了性命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【黄钟尾】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，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贼！想人心不可欺，冤枉事天地知，争到头，竞到底，到如今待怎的？情愿认药杀公公，与了招罪。婆婆也，我怕把你来便打的，打的来恁

的。我若是不死呵，如何救得你？〔随祗候押下〕

〔张驴儿做叩头科，云〕谢青天老爷做主！明日杀了窦娥，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。〔卜儿哭科，云〕明日市曹中杀窦娥孩儿也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〔孤云〕张驴儿，蔡婆婆，都取保伏，着随衙听候。左右，打散堂鼓，将马来，回私宅去也。〔同下〕

第三折

〔外扮监斩官上，云〕下官监斩官是也。今日处决犯人，着做公的把住巷口，休放往来人闲走。〔净扮公人，鼓三通，锣三下科，刽子磨旗、提刀、押正旦带枷上，刽子云〕行动些，行动些，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【正宫·端正好】没来由犯王法，不提防遭刑宪，叫声屈动地惊天。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，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。

【滚绣球】有日月朝暮悬，有鬼神掌著生死权。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，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；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天地也，做得个怕硬欺软，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。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。天也，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哎，只落得两泪涟涟。

〔刽子云〕快行动些，误了时辰也。〔正旦唱〕

【倘秀才】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，人拥的我前合后偃。我窦娥向哥哥行有句言。〔刽子云〕你有什么话说？〔正旦唱〕前街里去心怀恨，后街里去死无冤，休推辞路远。

〔刽子云〕你如今到法场上面，有甚么亲眷要见的，可教他过来见你一面也好。〔正旦唱〕

【叨叨令】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，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。〔刽子云〕难道你爷娘家也没的？〔正旦云〕止有个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〔唱〕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。〔刽子云〕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，是什么主意？〔正旦唱〕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。〔刽子云〕你的性命也顾不得，怕他见怎的？〔正旦云〕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，〔唱〕枉将他气杀也么哥，枉将他气杀也么哥。告哥哥，临危好与人行方便。

〔卜儿哭上科，云〕天那，兀的不是我媳妇儿！〔刽子云〕婆子靠后。〔正旦云〕既是俺婆婆来了，叫他来，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。〔刽子云〕那婆子，近前来，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。〔卜儿云〕孩儿，痛杀我也。〔正旦云〕婆婆，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，实指望药死了你，要霸占我为妻。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，倒把他老子药死了。我怕连累婆婆，屈招了药死公公，今日赴法场典刑。婆婆，此后遇着冬时年节，月一十五，有灌不了的浆水饭，煮半碗儿与我吃，烧不了的纸钱，与窦娥烧一陌儿。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。〔唱〕

【快活三】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，念窦娥身首不完全，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；婆婆也，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。

【鲍老儿】念窦娥伏侍婆婆这几年，遇时节将碗凉浆奠；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，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。〔卜儿哭科，云〕孩儿放心，这个老身都记得。天那，兀的不痛杀我也。〔正旦唱〕婆婆也，再也不要啼啼哭哭，

在那里去了，至今音信皆无。老夫为端云孩儿，啼哭的眼目昏花，忧愁的须发斑白。今日来到这淮南地面，不知这楚州为何三年不雨？老夫今在这州厅安歇。张千，说与那州中大小属官，今日免参，明日早见。〔张千向古门云〕一应大小属官，今日免参，明日早见。〔赛天章云〕张千，说与那六房吏典，但有合刷照文卷，都将来，待老夫灯下看几宗波。〔张千送文卷科，赛天章云〕张千，你与我掌上灯，你每都辛苦了，自去歇息罢。我唤你便来，不唤你休来。〔张千点灯，同祇从下。赛天章云〕我将这文卷看几宗咱。一起犯人赛娥，将毒药致死公公。我才看头一宗文卷，就与老夫同姓，这药死公公的罪名，犯在十恶不赦，俺同姓之人，也有不畏法度的。这是问结了的文书，不看也罢。我将这文卷压在底下，别看一宗咱。〔做打呵欠科，云〕不觉的一阵昏沉上来，皆因老夫年纪高大，鞍马劳困之故，待我搭伏定书桌，歇息些儿咱。〔做睡科，魂旦上，唱〕

【双调·新水令】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，急煎煎把仇人等待，慢腾腾昏地里走，足律律旋风中来，则被这雾锁云埋，撞掇的鬼魂快。

〔魂旦望科，云〕门神户尉不放我进去。我是廉访使赛天章女孩儿，因我屈死，父亲不知，特来托一梦与他咱。〔唱〕

【沉醉东风】我是那提刑的女孩，须不比现世的妖怪。怎不容我到灯影前，却拦截在门楣外？〔做叫科，云〕我那爷爷爷呵，〔唱〕枉自有势剑金牌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，怎脱离无边苦海！

〔做入哭哭科，赛天章亦哭科，云〕端云孩儿，你在那里来？〔魂旦虚下〕〔赛天章做醒科，云〕好是奇怪也，老夫才合眼去，梦见端云孩儿恰便似我跟前一般，如今在那里？我且再看这文卷咱。〔魂旦上，做弄灯科〕〔赛天章云〕奇怪，我正要文卷，怎生这灯忽明忽灭的！张千也睡着了，我自己剔灯咱。〔做剔灯，魂旦翻文卷科，赛天章云〕我剔的这灯明了也。再看几宗文卷。一起犯人赛娥药死公公。〔做疑怪科，云〕这一宗文卷，我为头看过，压在文卷底下，怎生又在这上头？这几时问结了的，还压在底下，我别看一宗文卷波。〔魂旦再弄灯科，赛天章云〕怎么，这灯又是半明半暗的，我再剔这灯咱。〔做剔灯，魂旦再翻文卷科，赛天章云〕我剔的这灯明了，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。一起犯人赛娥药死公公。呸！好是奇怪！我才将这文书分明压在底下，刚刚剔了这灯，怎生又翻在面上？莫不是楚州后厅里有鬼么？便无鬼呵，这桩事必有冤枉。将这文卷再压在底下，待我另看一宗如何？〔魂旦又弄灯科，赛天章云〕怎生这灯又不明了？敢有鬼弄这灯？我再剔一剔去。〔做剔灯科，魂旦上，做撞见科，赛天章举剑击桌科，云〕呸！我说有鬼！兀那鬼魂，老夫是朝廷钦差带牌走马肃政廉访使，你向前来，一剑挥之两段。张千，亏你也睡的着，快起来，有鬼有鬼。兀的不吓杀老夫也。〔魂旦唱〕

【乔牌儿】则见他疑心儿胡乱猜，听了我这哭声儿转惊骇。哎，你个赛天章直恁的威风大，且受你孩儿赛娥这一拜。

〔赛天章云〕兀那鬼魂，你道赛天章是你父亲，受你孩儿赛娥拜，你敢错认了也！我的女儿叫做端云，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。你是赛娥，名字差了，怎生是我女孩儿？〔魂旦云〕父亲，你将我与了蔡婆婆家，改名做赛娥了也。〔赛天章云〕你便是端云孩儿，我不问你别的，这药死公公，是你不是？〔魂旦云〕是你孩儿来。〔赛天章云〕噤声，你这小妮子，老夫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，忧愁的头也白了，你划地犯了十恶大罪，受了典刑。我今日官居台省，职掌刑名，来此两淮审囚刷卷，体察滥官污吏，你是我亲生之女，老夫将你治不的，怎治他人？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，要你三从四德：三从者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四德者，事公姑，敬夫主，和妯娌，睦街坊。今三从四德全无，划地犯了十恶大罪。我赛家三辈无犯法之男，五世无再婚之女，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，又连累我的清名。你快与我细吐真